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北平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八五號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平字第一〇〇號

靈食季刊

一九四九

第二十二年

春季

第八十九册

THE
SPIRITUAL FOOD
QUARTERLY

PUBLISHED IN

MARCH, JUNE, SEPTEMBER, DECEMBER

WANG MING TAO, EDITOR

29 KAN YU HUTUNG

PEIPING

靈食季刊

刊期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編者 王明道

社址 北平甘雨胡同二十九號

定價 全年四册 民券二百圓

本國普通郵費在內
航空國外郵費另加
香港澳門與國外同

靈食季刊社出版物目錄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訂

定價係按北平通用人民券計算郵票不收（此係臨時價目再有更改恕不通知）

靈食季刊	王明道編	每年價二百圓	世上最高的梯子	同	上	每冊價十五圓
角聲	王明道著	價一百五十圓	基督果真復活了麼？	同	上	每冊價十五圓
基督徒與婚姻	同	上	普世人類都是神的兒子麼？	同	上	每冊價十五圓
隱密處的靈交	王明道譯	每冊價一百圓	創世記第五章中的福音	同	上	每冊價十五圓
在密雲黑暗的日子	同	上	人能建設天國麼？	同	上	每冊價十五圓
信徒處世常識	王明道著	每冊價一百圓	基督徒必須守安息日麼？	同上	上	每冊定價十圓
信徒鐵砧	同	上	現代教會的危險	同	上	每冊定價十圓
真偽福音辨	同	上	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	同	上	每冊定價十圓
寫給青年的基督徒	同	上	金錢不能買的幾樣東西	同	上	每冊定價十圓
我為甚麼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	同	上	聖徒處世格言（小片）	同	上	每張定價十圓
在火窯與獅穴中	同	上	屬靈生活測驗表（小片）	同	上	每張定價十圓
謹防魔鬼的詭計	同	上	基督徒詩歌（大本有譜）	同	上	價一百五十圓
耶穌是誰	同	上	基督徒詩歌（小本無譜）	同	上	每冊價五十圓
聖經光亮中的靈恩運動	同上	同上	靈食季刊第十八年合訂本	同	上	價一百五十圓
基督徒的言語	同	上	靈食季刊二十年合訂本	同	上	價一百五十圓
感恩的人	同	上	靈食季刊二十一年單本	同	上	全年價二百圓
恩賜賞賜與獎賞	同	上	靈食季刊二十二年單本	同	上	全年價二百圓

●注意● 外埠函購本社書籍者皆須另加郵費。訂刊購書請寄郵局或銀行匯票。訂刊或購書之信件及匯票皆請寫「北平〇甘雨胡同二十九號靈食季刊社」收，勿寫編者個人姓名。

靈食季刊第八十九册目錄

聖經真理	一
一件極愚昧的事	二
你的朋友是怎樣的人呢？	四
不作工不可吃飯	五
神奇的學校	九
遵行神的旨意	九
神的倉庫	九
兩種人生	一〇
堅城鐵柱銅牆	一六
我們爲甚麼這樣軟弱	二九
得勝（續）	三〇
背負十架	三二
零金碎玉	三二
編者的消息	三二
謹慎前行（詩）（附譜）	底皮

聖經真理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爲你們豫備地方去。我若去爲你們豫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裏。」——約十四章一至三節。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着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因爲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着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前四章十三至十七節。

「我們却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他要按着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腓三章二十一節。

「親愛的阿，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爲必得見他的真體。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約壹三章二節，三節。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爲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林前十五章五十五至五十四節。

一件極愚昧的事

「耶和華說，禍哉，這悖逆的兒女！他們同謀，却不由於我，結盟，却不由於我的靈，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並沒有求問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並投在埃及的蔭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們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蔭下，要為你們的慚愧。他們的首領已在瑣安，他們的使臣到了哈內斯。他們必因那不利於他們的民蒙羞，那民並非幫助，也非利益，只作羞恥。辱。」——賽三十章一至五節。

「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却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所以你們必然奔走；又說，我們要騎飛快的牲口；所以追趕你們的也必飛快。一人叱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叱喝你們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頂的旗杆，岡上的大旗。」

「耶和華必然等候，要施恩給你們，必然興起，好憐憫你們；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賽三十五章十五至十八節。

古時以色列人遭遇仇敵的侵陵，他們本應當在神面前自卑認罪，呼求神拯救他們。不料他們竟不這樣作，反倒下到埃及去求救兵，希望法老和他的軍兵來救援他們。神責備他們的錯誤無知，並且告訴他們說，他們的這種作法不只有益處，而且要招來損害。「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們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蔭下，要為你們的慚愧。」又說，「那民並非幫助，也非利益，只作羞恥。辱。」神的百姓遭遇困難不求告神，却去仰望那不認識神的法老和埃及的軍兵，這不只是不信靠神，不尊重神，而且是侮辱神，他們又焉能不遭遇禍患呢？他們侮辱神，神也使他們受羞辱，正應了神對以利所說的話：「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視我的，他必被輕視。」（撒上一二章三十節。）

以色列人這樣作還有一個不可寬恕的原因，就是神已經對他們說過，「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如果神未曾這樣告訴過他們，我們還可以原諒他們愚昧無知，以致作了這件錯事。如今他們明明得了神所給他們的教訓和應許，却硬着心不肯聽從，便不能脫逃輕慢神和悖逆神的罪了。「你們竟自不肯」這一句話充分表現了他們的悖逆強項。神吩咐他們「歸回安息，平靜安穩。」他們却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又說，「我們要騎飛快的牲口。」這更顯明了他

們是怎樣存心抗拒神。因此神就對他們說，「所以你們必然奔走。」又說，「追趕你們的也必飛快。」一人叱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叱喝你們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頂的旗杆，岡上的大旗。」這就是他們不信靠神，不順從神，自己去奔跑，所得來的結果。他們跑得快，他們的仇敵跑得更快，把他們追趕得四散奔逃，剩下的人寥寥可數，像「山頂的旗杆，岡上的大旗。」一樣稀少。

以色列人因為侮慢神悖逆神，招來這種悽慘的結果，本是咎由自取，只好自作自受了。但神還對他們有豐盛的慈愛和憐憫。他不但棄絕他們，而且藉着先知告訴他們說，「耶和華必然等候，要施恩給你們，必然興起，好憐憫你們；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他們不等候神，以致遭遇禍患；神却等候他們，並且還要向他們施恩，向他們發憐憫。最後他再告訴他們說，「耶和華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他們白白的繞了一個大圈子，受了許多痛苦和羞辱，最後還是必須等候神，還是需要神向他們施行拯救，方能脫離一切禍患和痛苦。早知道結果是這樣，當初何必自尋那些無謂的痛苦和羞辱呢。

古代的以色列民是那樣愚昧頑梗，今日許多信徒的景況又與他們有甚麼分別呢？一遇見甚麼可怕的事，不知道向神呼求，更不等候神，急急忙忙去求別人的幫助，而且去求不信的人的幫助。他們似乎忘記了還有神在那裏照顧他們。他們的心理和態度與不信神的人幾乎沒有甚麼分別。就因為他們這樣不信靠神，魔鬼便利用他們的這種弱點，多方的威嚇他們，他們所求告的人也趁機會利用他們，要挾他們，擄取他們，從他們得利益。弄到最後，他們不但沒有得着那些人的幫助，反倒受了許多的損失，即使他們從那些人得着一點好處，也決抵償不了他們所受的損失。神不但容他們受這些損失，而且還要使他們受羞辱，像古時那些下埃及求拯救的猶大人一樣。我們在許多信徒身上和許多教會裏不是屢屢看見這類事實麼？

不用說那些不確實可靠不真心愛我們的人會使我們失望，就連那些以真誠待我們十分關心我們疼愛我們的人所能為我們作的又有多少呢？他們受他們的知識和能力的限制，雖然滿心想幫助我們，但竟是一籌莫展。有時雖然想得出來方法，但他們的能力又構不到那麼遠。無論怎樣有知識的人也有許多不明白的事，無論怎樣有權柄的人也有許多辦不到的事。有一位全知全能的神，我們竟不倚靠他，也不求告他，却去倚靠去求告那知識能力極其有限的人，這真像神責備以色列人所說，「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了。（耶二章十三節）不信的人既不認識神，也不信他，

當然只有倚靠人求告人了。屬神的人明知道神是那樣有能力和權柄，有智慧和慈愛，却仍不信靠他，不求告他，反去倚靠人求告人，甚至去倚靠去求告那些不認識神不信神的人，這不只是無知，而且是極羞辱的事。不用等神降禍給他們，他們的這種行為已經足以招來極多的禍患了。

我們一發現自己的錯誤，便應當急速認罪悔改，從今以後無論遇見甚麼危險患難，或遇見甚麼可怕的事，總應當平靜安穩聽從以色列民在紅海邊上的時候摩西對他們所說的話：「不要懼怕，只管站住，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恩。」（出十四章十三節）我們若能完全信靠神，仰望神，等候神，神一定要為我們行大事，或藉着屬他的人，或藉着不信的人，或藉着平常的事，或藉着特殊的事，不但搭救我們脫離危險和患難，而且要使我們得着無限的福分和尊榮，因為我們尊重了他。

「耶和華如此說，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離棄耶和華的，那人有了禍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見福樂來到，却要住曠野乾旱之處，無人居住的鹼地。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樹栽於水旁，在河邊扎根，炎熱來到並不懼怕，葉子仍必青翠，在乾旱之年毫無掛慮，而且結果不止。」——耶十七章五至八節。 一九四九·二，二八。

你的朋友是怎樣的人呢？

無論甚麼人都不能不受朋友的影響。多接近思想聖潔品格高尚的朋友，心思意志言語行為在不知不覺中便會日見聖潔高尚。多接近思想污穢人品卑鄙的朋友，整個的人生也要在不知不覺中墮落下去。與性情暴躁的人為友，便容易與別人發生衝突，與性情柔和的人為友，便容易凡事忍耐退讓。與殷勤的人為友，便學會作工，與懶惰的人為友，便習於遊蕩。與勇敢的人為友，便日益剛強，與怯懦的人為友，便遇事畏縮。與大有信心的聖徒談一次話，信心便得着堅固，與懷疑不信的人多盤桓些時候，信心便會動搖。經上教訓我們說：「與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虧損。」（箴十三章二十節）一個基督徒必須有幾個敬虔愛主的人常在一處，彼此切磋琢磨，互相堅固勸勉。縱使不能多有，至少也必須有三兩個這樣的朋友。有時候甲軟弱，乙和丙可以堅固他。有時候乙跌倒，甲和丙可以把他扶起來。有時候丙灰心，甲和乙可以激勵他。大家聯合起來，便可以站住，大家一分散，便一個一個都會倒下去。因此我們要作健全有力的基督徒，不但需要與主聯合，也同樣的需要彼此聯合。

不作工不可吃飯

「弟兄們，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們，凡有弟兄不按規矩而行，不遵守從我們所受的教訓，就當遠離他。你們自己原知道應當怎樣效法我們；因為我們在你們中間未嘗不按規矩而行，也未嘗白吃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晝夜作工，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這並不是因我們沒有權柄，乃是要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效法我們。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曾吩咐你們說：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飯。因我們聽說，在你們中間有人不按規矩而行，甚麼工都不作，反倒專管閒事。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吩咐勸戒這樣的人，要安靜作工，吃自己的飯。」——帖後三章六至十二節。

讀了這一段經文以後，我們可以看出來，在帖撒羅尼迦教會中有一些信徒懶惰成性，游手好閒，不肯作工，只好管閒事。因此保羅一面告訴他們說他是怎樣「辛苦勞碌，晝夜作工」給他們「作榜樣」，叫他們效法他那樣勤勞；一面又勸戒他們說：「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飯。」又勸他們「要安靜作工，吃自己的飯。」

不只在帖撒羅尼迦的教會中有這種懶惰成性不肯作工的人，歷代各地方的教會中都有這種信徒。本來大多數的人都有一種惰性，不肯勤勞，只願意享受。他們信了主以後，這種惰性和許多別樣的弱點一樣，不容易去掉。可是這種惰性却不像說謊、欺騙、偷竊、搶奪、兇殺、姦淫那樣很顯明的被人認為罪惡。況且那些懶惰不肯作工的人並不是任何事工都不去作，他們常常過問一些他們不需要過問的事，談談這個，問問那個。他們不肯勞力作工，但他們的舌頭却不能安靜，常說一些沒有用處甚至還有害處的話，在人的家庭和教會裏惹起許多事故和糾紛。在他們心中或者還以為他們是在那裏幫助人，在那裏為主作工，其實他們就是「甚麼工都不作，反倒專管閒事。」

在今日的教會中我們就常看見這樣的人。他們在社會中既沒有適當的職業，在家庭中又不肯殷勤操作。他們消耗別人勞力所得來的，自己對社會和家庭沒有絲毫的供獻。他們既沒有奉差遣，又沒有得着甚麼恩賜，只是東跑一下，西奔一下，提着一個書包，或夾着一本聖經，從這個禮拜堂走到那個禮拜堂，從這個人家串到那個人家。到了別人家中無論別人怎樣忙碌，他們不但不幫助別人作些工，而且向別人絮絮作長談，過問他們不當過問的，傳述他們不可傳述的。甚至批評論斷，挑撥是非，掀起風浪，釀成事端。許多很和睦的家庭被他們造成戰場，許多很親愛的友朋被他們弄成仇敵。這種人當中有些人家境良好，還

不至緊着別人，另有些人自己不能生活，還需要靠別人的供給，到這家住上幾日，到那家吃幾頓飯；不問別人是否樂意接待，也不看看別人對他們的印象是否良好，只是厚着面皮向人賴衣求食，甚至還認為別人供給他們招待他們是別人應當盡的本分，又認為他們從別人得這些供給是他們應享的權利。如果別人為他們所作的不能使他們滿意，他們甚至說別人沒有愛心，攻擊別人，毀謗別人。教會中間許多糾紛是非都是這種人惹起來的。消彌這種糾紛的一個最好的方法，就是教這些人「安靜工作，吃自己的飯。」如果他們每日勤勞工作，他們便沒有空閒的時間再去管別人的閒事，再去說長道短，製造糾紛了。

肉體真不是好東西。信徒們在悔改信主以後，他們的肉體中所有的壞東西都不住的出來活動。不過牠們都是化了裝出來，從外面看已經不是從前的那些東西，實際却還都是牠們。許多信徒在未信主以前本來就懶惰不願意工作，及至信主以後，他們仍是照常懶惰，可是這時候他們的懶惰已經化了裝，看着不再是懶惰，乃是熱心禱告，追求真理，殷勤聚會，到處為主作見證。但我們若把他們所化的裝卸除下去，我們便發現他們實在是懶惰不願意工作，因此藉着祈禱，讀經，聚會，傳道，來遮掩他們的懶惰。

我並不勸聖徒們停止祈禱，讀經，聚會，佈道。許多聖徒在這幾樣事上用的工夫實在太少。我勸他們多在這幾樣事上用工夫。一個聖徒屬靈生命的長進實在離不開這幾樣事。不過他們却不可藉口這幾樣事便不作他們應當作的事工。他們尤其不可教別人終日為他們勞碌來供養他們，他們自己却每日甚麼事工都不作，只等候別人的服侍。神工作，他要屬他的人也工作。主耶穌工作，他要他的門徒也工作。主耶穌說：「我父工作直到如今，我也工作。」（約五章十七節。）他告訴門徒說：「趁着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工作了。」（約九章四節。）世上的人都看吃飯是最要緊的事，主耶穌却看遵行神的旨意作成神的工像吃飯一樣要緊。他對他的門徒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約四章三十四節。）他在三十歲以前還未曾出來傳道的时候，在拿撒勒作一名木匠。（可六章三節。）他在三十歲奉神差遣出來傳道以後，便終日孜孜勉勉，夜以繼日的作神交託他的一切工作，忙到一個地步：「甚至連飯也顧不得吃。」（可三章二十二節。）他講道，他也醫病；他為人豫備屬靈的食物，他也為人豫備身體所需要的餅與魚。他從來不吃閒飯。他一生殷勤服事神，也服事人。他教導他的門徒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主為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

中間誰願爲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爲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二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八節。）他不只爲人勞苦作工，他甚至爲人捨命。懶惰不肯作工的人，決不是他的好門徒。只等候受別人服事，却不肯服事別人的人，決不能得他的稱讚。他怎樣責備那些文士和法利賽人，「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太廿三章四節。）他也照樣責備那些只喜歡說話不肯勞苦作工的門徒。

今日教會中還有一種常見的現象，就是信徒們一熱起心來，就想放下自己的本分去爲主傳道。學生退了學，商人收了市職員辭了工，主婦放下了家務，大家都設法入神學，學傳道。及至一作了傳道的人，便認爲自己已經成了神的僕人，只能作神的「聖工」。以「祈禱傳道爲事」。不問有沒有神的差遣，有沒有神的恩賜，有沒有那樣多自己能作當作的工，反正作了傳道的人，便不能再作「世界的事」。他們雖然自以爲不能再作「世界的事」，但他們仍然需要吃世上的飯，穿世上的衣服，住世上的房屋，用世上的事物，那便只有等候別人爲他們勞力，供給他們的需要了。當然他們如果真是從早到晚殷勤作工，勸勉人，警戒人，扶助人，安慰人，把屬靈的食物分給許多人，那些人自然應當供給他們這些屬物質的需要，他們也有權柄享受這些。但事實上許多傳道的人並沒有這樣多的工作，有些人也不能作這些工，不配作這些工，還有些人根本就不願意受這種勞累，但他們仍然以傳道的人自居，仍然享受聖徒的供給。在教會中作領袖的人尚且如此，許多信徒懶惰不肯作工，自然更不足奇了。同時許多懶惰不願意作工的信徒看見有這樣一條容易走的道路，便也都爭先恐後的走上去。在這種情形之下，教會又焉能走上正軌呢。

在教會中實在需要一些拋棄一切專心以祈禱傳道爲事的聖徒。但這種聖徒必須是謙卑，忠心，殷勤勞力，樂意作工的人。如果一個信徒不肯殷勤勞力作那些擱在他面前的小本分，這個人決不配去作神的工。一個人不肯作工，若不是因爲他懶惰成性，便是因爲他驕傲自大。懶惰和驕傲的人都不配站在神前面，更不配被神使用。看古時被神重用的人有幾個不是先作過各樣卑微勞苦的事工，被神磨煉成爲尊貴的器皿，然後纔被神大用呢？約瑟經過十幾年爲奴作監的生活，作過了各種卑微勞苦的事工，然後被神提拔，作了法老的宰相，保守了埃及全國和他父親全家的性命。摩西在米甸的曠野過了四十年牧羊的生活，然後方能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大衛多日受掃羅的追逐謀害，東逃西奔，歷盡了千辛萬苦，然後方能作以色列全國的賢王，治

理國家四十年。我們的主更是在木匠家中長大，而且自己作過卑微的木匠，至少經過十幾年的辛苦操勞，到三十歲的時候纔蒙神差遣出來傳道。我們是誰？竟敢希望不經過苦痛的磨煉，不學會勤勞工作，便能一躍而為神所重用的器皿呢？

許多信徒以為只要入幾年神學，讀幾遍聖經，學一下宣道法，教牧學，再念幾年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便可以作一個好傳道人，這豈不是一個大笑話！如果神的大器皿都是這樣造就成功的，上文我們所提的那些人所受的多年多日的訓練豈不都是徒然了麼？神不會作錯事的。他知道他所要重用的器皿必須具有謙卑、勤勞、恒心、忍耐、慈愛、憐憫、溫柔、善良、體恤、同情、種種的美德，但這種種美德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神造就我們增加我們這種種美德所用的方法有兩個，一個是使我們經過種種苦難和試煉，另一個就是使我們去作各種勞苦艱辛的事工。

前兩個月有一天，我同幾個聖徒擦會堂的玻璃的時候，我忽然想到作勞苦的工作真是增加許多美德的一個最好的地方。因為在這裏我們能學習謙卑、忍耐、恒心、勤勞，在這裏我們能明白世上的事不像我們所揣想的那樣容易，在這裏我們能體會別人所經過的艱難困苦，在這裏我們的驕傲、浮躁、懶惰、任性，可以被淘汰乾淨。許多高尚的美德是從勞苦的工作裏養成的，許多成功的要素是從勞苦的工作裏產出的。許多有品德有成就的人物是作過世上最卑微最勞苦的工作的。沒有一個不肯作卑微勞苦的工作的人能在神的手中成為大器。

在我們的社會中有一種極錯誤的觀念是必須徹底改正的，就是許多人認為作卑微勞力的工作是一件可恥的事。他們認為受別人服事的人是尊貴的人，服事別人的是卑賤的人。在神的眼中看來，服事人的人是尊貴的人，受人服事的人是卑賤的人，那一位捨棄天上的尊榮，成為人的樣子，甘心作衆人的奴僕，不但服事人，而且捨了自己的性命作多人的贖價的耶穌，被神升為至高，而且得了超乎萬名之上的名，這件事就充分的證明了這個真理。只有殷勤奮勉勞力工作的人是神所喜悅的，是神所尊重的，是主耶穌的好門徒，是值得我們效法的。那些懶惰不肯工作，只求安逸享受，等候別人服事的人，不但是社會中的寄生蟲，而且是教會中的害羣之馬，因為他們會造成許多是非和禍患。

自然我不是說所有的聖徒都必須去作一樣的工作，我也不是說所有的聖徒都必須去作勞力的工作。我們不但不能都作一樣的事工，也不可都作一樣的事工。有人耕田，有人作工，有人經商，有人執教，有人行醫，有人傳道，有人縫紉，有人烹調，有人

看護病人，有人撫育兒童，有人治外，有人治內，有人勞力，有人勞心。但每一個人都必須作工，除了衰老患病殘廢的人和還不能作工的兒童以外，任何人沒有權柄不作工。有作工的能力却肯作工的人就不應當讓他吃飯，這不是我個人的主張，這是聖經中的教訓，因為我們在上文所讀的聖經中已經清清楚楚的看見了這句話：

「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飯。」

一九四九，二，二六。

神奇特的學校（譯）

沒有書籍和學校能教導我們學習「同情的藝術。」我們必須自己先受過痛苦的試探，然後纔能明白別人在受試探的時候所感到的痛苦。我們必須先經過患難然後纔能在別人遭患難的時候帶給他們一些真實的安慰。我們必須自己先經過極深的山谷，然後纔能導引別人從那裏走出來。我們必須先背負過重擔，經過苦痛的戰鬥，然後纔能對別人發出同情。在別人遭遇生活中的打擊感到急切的需要的時候，給他們援助。因此我們看見受苦的酬報中有一樣就是使我們更能幫助別人。

遵行神的旨意（譯）

遵行神的旨意能建立自己的德行，這工程是永不需拆毀的。「惟獨遵行神的旨意的是永遠長存。」我們人生中每一步的順服都在我們的生命中加上一番美麗。我們為基督的名所作的每一件事縱使不在世上任何一處留下甚麼印記，也要在我們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標誌。我們為愛主而作的每一件愛心的工作，縱使不能使世上別的人得着利益，也會使我們自己得着好處。

神的倉庫（譯）

信心生活中的每一步都是領我們得着更多的福祉。你是神的孩子麼？在你那未曾顯明的前途中除了恩典以外並沒有別的東西。每一種新的經驗，無論是苦是福，都是神給你預備的恩典的倉庫。就是在禍患的中心你也會發現隱藏的福分。你所遭遇的失望比你自己的希望得以實現與你更有益處。這裏有一面透視鏡，每一個基督徒能從裏面看清楚他前面的道路——從恩典走到更多的恩典中，從榮耀走到更大的榮耀裏，而且能看見走到那榮耀的大君王面前的最末後的一步道路。

兩種人生

「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義人却膽壯像獅子。」——箴二十八章一節。

一個人被仇敵或惡人追趕的時候，必定要竭力逃跑，免得被他們追上，以致遭遇損害或危險。這是很普遍的情形。但如果一個人並未遭遇任何人的追趕便逃跑，這就是令人不解的事了。可是這一節經文告訴我們說：「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又是甚麼意思呢？那裏會有人不遭遇仇敵或惡人的追趕便逃跑呢？沒有人追趕何必逃跑呢？我們若詳細觀察一下惡人的生活，再用心研讀一下聖經中的真理，便知道這種情形一點不足令人希奇，因為作惡的人縱使幸免於別人的追趕，他們也決不會逃避幾樣東西的追趕。就是因為有這幾樣東西常在追趕他們，所以他們便不得不逃跑。但事實告訴我們說，他們逃跑也沒有用處，因為他們無論如何逃跑，總不會逃脫的。這幾樣追趕他們的東西是甚麼呢？容我們思想一下。

第一個追趕他們的便是他們的良心。神造人的時候在他們裏面放了這一個最寶貴有用的東西。每逢一個人作了一件不合理的事，他的良心便在他裏面說話，斥責他不應當這樣作，換一個說法，也可以說是他的良心在那裏追趕他，不容他有片刻的喘息。一個人說謊言，行詐術，得了利益，當時雖然可以得着短時間的滿足，但不久他的良心便要起來責備他，追趕他，使他苦痛難受。一個人營私舞弊，欺壓剝削，當時雖然可以得着大量的金錢，豐富的享受，但不久他的良心便要起來申斥他，追趕他，使他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一個人行強暴，犯姦淫，當時雖然可以得着片刻的歡娛，但不久他的良心便要起來定他的罪，把他追趕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良心是神給人的一個極大的寶物，牠也是惡人的一個極大的仇敵，因為牠在一個人作惡以後決不輕輕放過他，却要追趕他，打擊他，使他沒有片刻的平安。

如果你對一個人說他沒有良心，他一定要起來斥責你不應當侮辱他，甚至開口罵你，舉手打你。但在事實方面許多人實在不願意再保留着這個討他的厭使，他受苦的東西。因為如果沒有牠在裏面，他們作了一切的惡事以後便可以不再受到斥責和追趕，那是何等的舒適呢。外科醫生會用手術割去人身上的一部分壞了的肢體，他們可以割去發了炎的盲腸，割去受了病的手指，鋸去不能治療的手脚或臂腿，拔去蟲蛀了的牙齒。如果有一個醫生能為人們把良心割下去，我想這個醫生一定會忙得沒有時間吃飯睡眠，並且他要成為全世上最富足的醫生。無奈沒有一個醫生能作這件事，這是醫生所絕對作不到的。也正

是因爲良心是人們無法割掉的，所以犯了罪作了惡的人們便總逃不了良心的譴責和追趕。

有許多人想出個辦法去逃脫良心的譴責。他們不容他們的良心有發言的時間。他們除了忙碌作他們的事工以外，只要稍有空閒的時間，便尋找一些消遣的方法，把那些時間用去，好使他們再沒有機會聽見良心說話。他們去閱小說，聽戲劇，看電影，打麻將，跳舞，飲酒，作樂，談天。有些人要從這些娛樂中得着一些安慰和享受，也有一些人明明知道這些娛樂並不能給他們甚麼滿足，但他們仍是夜以繼日的沉溺在這些娛樂中，那就是因爲他們要藉着這些娛樂麻醉他們的良心，恐怕他們一得着安靜的時間，良心便發出聲音來責備他們。可是有一天他們病臥在牀上，或是陷身囹圄，或是遭遇別種的打擊患難，那些平日所常用的麻醉劑都失了效用的時候，他們的良心便要發出更大的聲音來譴責他們。就是他們不遭遇特別的打擊禍患，在他們清夜自思的時候也是同樣的受到良心的申斥。

有一些特別聰明的人，能把他們所犯的罪隱藏得十分嚴密，不使別人知道，按理說他們不必再懼怕了，可是他們仍然不得平安，總是膽戰心驚，毫無寧日，這就是因爲他們受他們自己良心的追趕。這種苦痛許多過來人都可以述說。「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這便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第二個追趕他們的便是他們的罪惡。一個人犯了罪，便逃不了受罪惡的追趕。古時摩西警教以色列人的時候曾對他們說，「倘若你們不這樣行，就得罪耶和華，要知道你們的罪必追上你們。」（民三十二章二十三節）是，每一個人所犯的罪都要追趕他，直到追上他爲止。犯罪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犯罪以後要逃避罪的追趕便是一件極難的事了。有的人犯了罪不久便被罪追上，有的人犯了罪以後，過了多時纔被罪追上。無論遲早，罪總要追上那犯罪的人，而且要擊打他，毀壞他。不但那些不信的人逃脫不了罪的追趕，就連屬神的人犯了罪也逃脫不了罪的追趕。大衛犯了姦淫和殺人的罪，當他認罪悔改的時候神赦免了他，但他的罪仍是追上了他，以致他家中接連遭遇不幸和打擊，先是暗嫩強姦妹子他瑪，後是押沙龍殺害暗嫩，再後是押沙龍謀叛，大衛出奔，最後是押沙龍陣亡，使大衛的心破碎。一連串的禍患，使大衛的身體心靈和他的家庭子女受到了數不清的禍害。犯罪真是世界上最不上算的事。

逃避罪的追趕較比逃避人的追趕困難得多了。當人追趕你的時候你可以隱藏起來，使他們不能發現你的所在，或是散

法逃到遠方去，使他們找不着你，或是逃到他們的能力構不到的地方，這樣你便可以享受安全，再不懼怕仇敵的擾害。但當你被罪追趕的時候，你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藏身。你逃到那裏，罪便追到那裏。你的罪要把你從隱密的地方搜出來，要把你從遙遠的地方捉回來，要把你從高處拖下來，要把你從深處拉上來。你的罪要把你多日多年掩蓋的事揭露出來，要把你以前所不敢見人的事都陳列在人的面前，使你慚愧到無地自容，並且要把你所懼怕的結局加在你的身上。到那時你要悔恨不該與罪惡狎玩，不該與罪惡爲友，不該與罪惡發生關係，可惜已經太遲了。

第三個追趕他們的是神的手。大衛敘述他自己的經驗說：「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因終日唉哼，而骨頭枯乾，黑夜白日我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盡，如同夏天的乾旱。」（詩三十二篇三節，四節。）神的手不但要追上那犯罪的人，而且要壓在他的身上，使他感受極大的痛苦，使他擔當不起。神的手這樣追他，不是出於仇恨，也不是爲要施行報復，乃是爲要使他急速認罪，快快悔改。一個犯罪的人在未曾認罪悔改以前，決逃不了神的手的追趕壓制。但當他認罪悔改以後，便立時得着神的赦免，正如大衛說：「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詩三十二篇五節。）

一個人犯了罪，如果不肯承認悔改，却想要逃脫神的手，實在是最愚昧無知的事。因爲他無論逃到那裏，也決不能逃開神的面。大衛曾試着要逃開神的面，但結果只是徒呼負負。他敘述他的經驗說：「我往那裏去躲避你的靈？我往那裏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裏；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裏。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就是在那裏，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說，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圍的亮光必成爲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我不見，黑暗却如白日發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樣。」（詩一百三十九篇七至十二節。）既沒有一個地方可以逃開神的面，便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逃開神的手。

一個人犯了罪，作了惡，在他裏面有他的良心追趕他，在他外面有他的罪惡追趕他，在他上面有神的手追趕他，他又焉能不時常提心吊膽，恐懼戰兢，無人追趕也逃跑呢？再加上他時常想到因爲害人必有人要向他施行報復，又常想到他犯了罪，必要受法律的制裁，又常想到他作了不可告人的事，一旦被發覺，被人揭露，一定要無地自容，自然更要晝夜不安，如坐針氈。在

這種情形之下，他聽見一種聲音，便以為是有人來捉他，看見一個影子，便以為是有人追趕他，正像古時候秦王符堅被晉將謝玄戰敗於淝水的時候，「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樣。神在古時藉着摩西警告以色列人有一段話也提到這種情形。他說：「至於你們剩下的人，我要使他們在仇敵之地心驚膽怯，葉子被風吹的響聲要追趕他們，他們要逃避，像人逃避刀劍，無人追趕，却要跌倒。」（利二十六章三十六節。）樹葉子被風吹動的響聲就能把他們追趕得無處可逃，足可以證明他們恐懼到了甚麼地步。一個人犯了罪作了惡以後的心情確是這樣。一個人戰兢兢恐懼晝夜不安到了這種地步，是多麼可憐呢！但這就是作惡的人所得到的酬報中的一樣。犯罪作惡真是世上最不上算的事，犯罪作惡的人真是世上最痛苦的人，不用提將來還有神公義的審判，就拿現在每日所受的這種驚恐和不安來說，已經足使他們墜入痛苦的深淵了。

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所有的人生便與這種人生完全不同了。「義人却膽壯像獅子。」獅子是一切走獸中最兇猛威武的。我們的俗語說：「獅子為獸中之王。」聖經上說：「獅子吼叫誰不懼怕呢？」在衆獸之中沒有任何走獸能與獅子抗爭。就連兇猛的虎豹也不能與他分庭抗禮。十幾年前我曾到北平西郊的動物園去遊玩。那時園中蓄有兩隻大獅子，幾隻小獅子，還有幾種別的走獸，並一大羣猿猴。正當我在那裏遊觀的時候，忽然那一隻大的雄獅吼起叫來。他一發聲吼叫，一切的走獸立時都安靜下來，跳躍着的猿猴都靜止在他們那時所在的地方。園中所豢養的幾隻狗也都表示驚恐，側着耳朵靜聽那可怕的吼聲。直到獅子的吼聲停止了以後，一切的獸類纔恢復了他們以前的原狀。神好像立了獅子作衆獸之王。只有別的走獸懼怕他，他決不懼怕別的走獸。敬畏神的人也是如此。他們不怕任何人。他們也不用怕任何人。他們不作背乎良心的事，所以他們不受良心的譴責。他們不犯罪，所以罪也不能追趕他們。他們不違背神的命令，所以神的手也不加在他們的身上。他們不損害別人，所以他們也不怕別人的報復。他們不犯法，所以他們也不必設法逃避法律的制裁。他們不作不可告人的事，所以他們也不畏懼別人揭發他們的隱私。他們所存的意念，所說的話語，所作的事情，上對得起神，下對得起人，裏面也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他們的心中常是坦然無懼。走路的時候也總是昂首前行，正像一隻威風凜凜的獅子一樣。

當然我不是說敬畏神的人既不犯罪便到處受人尊敬擁護。敬畏神的人因着他們敬虔的人生常要遭遇到惡人的笑罵，攻擊，反對，逼迫。在這種景況中他們是否仍能膽壯像獅子呢？一定能。這是因為他們信靠神的大能，信實和應許。他們深信因

爲他們聽神的話，神必保護他們，所以他們雖然遭遇危險和艱難，仍是毫無畏懼。他們知道世上任何人的權柄也不及神的權柄更大，他們也知道任何人不能勝過神。他們更知道若沒有神的許可，任何人不能傷害他們的一根頭髮。如果神許可苦難臨到他們，苦難便一定會與他們有益，因爲他們知道這些真理，也深信神是那樣信實可靠，所以他們雖然在危險艱難中，仍能膽壯像獅子一樣。

任何種走獸看見獅子都要懼怕。敬畏神的人也當有這種威風。這並不是因爲他們有金錢勢力和權柄，所以使別人懼怕，也不是因爲他們的面目猙獰，性情暴戾，所以使人望而生畏。乃是因爲他們那種敬虔聖潔，誠實公義的人生，使人們看見了便感覺到自己的污穢邪惡，以致自慚自愧，恐懼戰慄。敬畏神的人決不能面目猙獰，性情暴戾。敬畏神的人中間有金錢勢力權柄的也沒有多少。但敬畏神的人却有一種屬靈的權柄和能力從他們那種敬虔的生活裏發出來，使愛神的人敬愛他們，也使犯罪的人畏懼他們。許多敬虔的聖徒在世上受人的逼迫就是爲這個緣故。不過他們雖然逼迫他們，同時却不能不懼怕他們，尊敬他們。如果一個基督徒在犯罪的人中間一點不使他們懼怕，不招他們的恨惡，這個基督徒的價值也就不會太高了。

可惜大多數的基督徒不但不能膽壯像獅子，反倒膽小如鼠。不用說遇見危險禍患的時候畏懼退縮，甚至只要聽見一點甚麼可怕的風聲，便嚇得膽戰心驚，手足失措。不用說不能「膽壯像獅子」，而且會「無人追趕也逃跑」。所以有這種現象，一個原因是他們還有許多罪惡，因此他們便被他們自己的良心和他們的罪惡並神的手所追趕，另外一個原因是他們不會信靠神。他們只看那些可怕的环境，和那些可怕的人，可怕的事，却不昂首仰望神，也不信靠神的應許和大能。因爲第一個原因而懼怕的人，我勸他們悔改認罪。因爲第二個原因而懼怕的人，我勸他們仰望神，信靠神，並誦讀神對歷代屬他的人所說的話：「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怎樣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那裏去，都可以順利。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爲你無論往那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書一章五至九節。

「你不要害怕，因爲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爲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賽四十一章十節。

「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趟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燄也不着在你身上。」——賽四十三章二節。

「惟有我是安慰你們的：你是誰，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變如草的世人，却忘記鋪張諸天，立定地基，創造你的耶和華；又因欺壓者圖謀毀滅要發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實那欺壓者的暴怒在那裏呢？……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攪動大海，使海中的波浪旬旬萬軍的耶和華是我的名。」——賽五十一章十二至十五節。

「所以你當束腰起來，將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話告訴他們：不要因他們驚惶，免得我使你在他們面前驚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爲堅城，鐵柱，銅牆，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首領，祭司，並地上的衆民反對。他們要攻擊你，却不能勝你，因爲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耶一章十七至十九節。

「夜間主在異象中對保羅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有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下手害你；因爲在這城裏我有許多的百姓。」——徒十八章十節。

「既是這樣，還有甚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逼迫麼？是飢餓麼？是赤身露體麼？是危險麼？是刀劍麼？如經上所記：我們爲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然而靠着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因爲我深信無論死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羅八章三十一至三十八節。

「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凡你們所作的都要憑愛心而作。」——林前十六章十三、十四節。

「因爲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後一章七節。

「你們存心不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的爲足，因爲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離棄你。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主是幫助我的，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來十三章五、六節。

一九四九，二，二三。

堅城鐵柱銅牆

「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耶一章七節，八節。

「所以你當束腰起來，將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話告訴他們：不要因他們驚惶，免得我使你在他們面前驚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爲堅城，鐵柱，銅牆，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首領，祭司，並地上的衆民反對。他們要攻擊你，却不能勝你；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耶一章十七至十九節。

堅城鐵柱銅牆都是剛硬的東西，都是人力所難摧毀的東西。一個人若往這幾樣東西上撞，只有他自己受傷，他却損傷不了這些東西。神立耶利米作先知，吩咐他去爲神傳話，去責備猶大人的罪惡，在那些怙惡不悛的猶大人看來，耶利米簡直是與他們爲敵，與他們反對。這些人不只是平民，而且有猶大的君王，首領，祭司。這些人是有權柄的，有地位的，有勢力的，耶利米與他們反對，從人眼中看來，無異乎以卵擊石，自取禍敗。但因爲神差遣了他，使他作堅城，鐵柱，銅牆，所以他們要攻擊他，却不能勝他。他們攻擊他，正像以血肉之軀向着堅城鐵柱銅牆撞去一樣，因爲神對耶利米說：「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

「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聽神對耶利米所說的這幾句話，我們可以說耶利米就是神的代表，神的使者，和神的口。神自己不到民衆那裏去，他差遣耶利米去作他的代表，作他的使者。神自己不發聲對民衆說話，他立耶利米作他的口，替他說話。悖逆的百姓不樂意聽神的話，因此他們要攻擊耶利米。但神既設立他作神的使者，和神的口，神自然要保守他，拯救他。也正是因爲這個緣故，耶利米雖然幾次面臨危險，到底沒有遭遇仇敵的毒手。作神的先知是最榮耀的事，也是最艱難危險的事，同時又是最安全穩妥的事。爲神揀選被神設立作他的代表和他口的人有福了。

我感謝神，他把他交付耶利米的使命交付了我。他在我二十幾歲的時候就吩咐我去說他要我說的話。他看見了教會的腐敗，黑暗，與世界上的情形相差無幾，他便差遣我去向世人發呼聲，也差遣我向教會發呼聲。他吩咐我把世界與教會中的黑暗，腐敗，邪惡，不義，都宣佈出來，並且招呼他們急速悔改。他也使我從各方面看見了世界與教會中的種種罪惡和那些可憎可恥的事。當我要去替他說話以前，我感到恐懼膽怯。我知道若是毫不留情的責備罪惡，勢必招來惡人的反抗攻擊。當我這樣作

的時候，也果真遭遇了這種攻擊。我也有多次膽怯畏縮，想要閉口不言，但我忍受不住。我經驗過了耶利米的苦處。「我每逢講論的時候，就發出哀聲，我喊叫說，有強暴和毀滅，因為耶和華的話終日成了我的陵辱，譏刺。我若說，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我便心裏覺得似乎有燒着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二十章八節，九節。）說了便遭遇人的反對譏笑，不說心中又忍受不了。結果還是必需去說。感謝神，他使我越說，膽量越大，勇氣越增，能力也越加添。他使我成爲「堅城，鐵柱，銅牆。」他對耶利米所說的話，「你不要懼怕，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他們要攻擊你，却不能勝你，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安慰了我，也堅固了我。就憑着神的這些應許，我放膽斥責了世界的種種罪惡和教會中許多背道的事。不論是世上有金錢勢力的人，或是教會中有地位的人，我都毫無顧忌的責備他們，勸他們悔改。

今日的教會中不但充滿了許多罪惡和背道的事，而且教會的領袖對這些事都是諱莫如深。教會的領袖們對他們同人的惡行也照中國官場中「官官相護」的作風，彼此代爲遮蓋掩飾。如果有不信的人指責教會中的罪惡，傳道的人便說那個人抵擋真道，與神爲敵。如果有信徒指責教會中的罪惡，傳道的人便說這個信徒驕傲自大，批評論斷弟兄，失去了愛心。教會中有罪惡還不是最可悲的事，最可悲的事便是教會中的領袖對於他們本身和教會的罪惡不但不承認悔改，而且文過飾非，巧爲遮蓋。在這種情形當中，忽然有人起來放膽直言，大聲疾呼，把一般教會的領袖們所不願說不肯說不敢說的那些教會中的腐敗黑暗和傳道人與信徒的劣蹟惡行都宣佈出來，焉能不招來他們的仇視和反對呢？

按人事說，一個人若這樣毫不留情的斥責教會的罪惡，一定要到處遭遇排斥和反對了。不過神要使用一個人，給他開了門，便沒有人能關。加以教會雖然腐敗，但多數的教會中仍有敬畏神的人和爲教會的罪惡嘆息痛心的人。因爲有這兩個緣故，我所傳的信息雖然惹惱了許多怙惡不悛的傳道人和有名無實的某信徒，但工作的門仍是到處大大敞開。二十四年之久，神引領我走過全國二十八省中的二十四省，作過工的城市計一百三十多處，到過二十多個不同的宗派。我每次被邀到一個教會中講道，都準備只去這一次。那就是說，不論聽衆喜歡聽或不喜歡聽，我必須把神要我傳的警告和他所要我說的話都告訴他們，如果惹起他們的怒氣，他們必定不再約我去第二次。當然我不是故意去惹他們的怒氣。神決不喜悅我們存着挑戰的心去攻擊別人。我所以這樣毫不留情的斥責罪惡和背道的事，一個緣故是因爲我看見這些事便疾首痛心，不能忍受，另一個緣

故是因爲神的使命臨到了我。我深知道如果我不這樣去講，我便有禍了。我寧可遭遇人的反對攻擊，也不願意招來神的震怒。說來也真希奇，我到許多地方去講道，本來就豫備只去一次，不料他們竟約我去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第五次。這證明了各地教會中還有不少敬畏神的人樂意領受神的呼聲。當然也有一些教會聽我講了一次道以後便起了極大的反感，看我好似毒蛇瘟疫一般。他們對我所下的評語不外乎「驕傲自大是己非人」或說我「喜好批評論斷，揭發別人的短處」。最普遍的評語就是「王明道一講道就罵人」。其實他們所說的罵人就是說我提到許多人的罪惡和不義。如果我們展開聖經去讀，我們便發現古代的先知都這樣「罵」過了人，而且他們「罵」的比我還要更嚴厲，就是我們的主在世上的時候，也會這樣毫不留情的斥責人的罪惡，我們若仔細讀一遍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便知道我所說的是真實的了。

有一些爲神作工的人本身是敬虔的人。他們看見了世界上和教會中許多的罪惡，他們也感到疾首痛心，但他們却不敢直言無隱的把這些罪惡說出來，他們更不敢責備那些犯罪的人。原因就是他們怕得罪人，怕觸犯人也就是因爲他們怕得罪人，所以他們纔得不着人。只有那些不怕得罪人的人纔真能得人。我們毫不留情的用愛心責備人，那些人若不肯接受，必定要因此恨惡我們，仇視我們，與我們爲敵。但那些人若受了我們的責備，在神面前痛心悔改，他們必定十分感激我們，敬愛我們，成了我們最親密的朋友。我感謝神，因着這二十多年的工作，我在北平和各省得了一些真摯親愛的朋友，也樹了不少對我咬牙切齒的仇敵。那些人不惜用最惡劣的言語批評我，毀謗我，攻擊我，正像那些愛我的人不惜把最好的東西送給我享受一樣。我在兩次患重病的時期中看見許多聖徒那樣對我關心，聽見我的病減輕一些，就喜得眉飛色舞，聽見我的病轉重一些，就愁得短嘆長吁。有些聖徒清早起來，甚麼事都沒來得及去作，就急忙跑來訊問一下我的病狀，然後回去作他們的事工。他們盡他們所有的力量想幫助我，使我快些痊愈。只要我說出一樣想要吃的東西，他們不惜跑多遠的路，出多大的代價去給我買了來。記得有一次我在濟南患極重的瀉泄。一位弟兄聽說我需要喝一種勞山的礦水，他到商店中去買，却買不到。他走過許多商店以後，纔從一家買到他們所僅有的六瓶。六瓶礦水不是甚麼大不得了的东西，那位弟兄的熱情和真摯的愛是多少金錢所買不來的。我的經驗告訴我，只有用真誠待人，敢向人進責備規勸的諍言的人，纔能得着真實的朋友。作神家中忠心的僕人，作勇敢爲神說話的先知，雖然不免受許多痛苦，逼迫，誤會，毀謗，但他們從神所得的賞賜却比這些更多。除了在天上他們要得大賞。

賜以外，在世上他們也要得着許多真誠愛他們的人。正如主耶穌所說的話，「凡爲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並且承受永生。」（太十九章二十九節。）神的僕人若怕得罪人，不敢把神要他們說的話都說了出來，不但羣衆要受損失，連他們自己也要受極大的損失。

今日世上那些不信的人需要聽神的警告和呼召，今日的教會也同樣的需要。神給我一種使命，吩咐我對教會外面的人傳福音領他們信主。他也給我一種使命，吩咐我招呼教會裏面的人悔改離開惡道。今日大多數的教會實在是可憐到了極點。許多金碧輝煌美輪美奐的禮拜堂在那裏矗立着。裏面有着良好的設備，舒適的座位，悠揚的琴聲，音調和諧的歌詩班，銅製的十字架，雪白的蠟燭，牧師穿了嶄新的禮服，佩着美麗的長帶子，念着精裝的公禱書，作着詞句優美的「說教」，「教友」們肅敬立着唱詩，安靜坐着聽講，伸出手來把鈔票放在捐錢口袋裏面。但在神的眼中看來却像一個失去蛋黃和蛋白的雞蛋殼一樣。有人喜歡吃生雞蛋。他們用針在雞蛋的兩端扎兩個小孔，留一個孔進空氣，把嘴對着那一個孔用力吮吸，直到蛋黃和蛋白都吸盡，以後把這個空了的蛋殼仍放在盤子裏。從外面看來，仍是一個完整的雞蛋，實際却是只剩下了一个毫無用處的蛋殼。今日世上許多的教會也是如此。只有神的眼睛和那些明白神的心意的人的眼睛能看明白今日教會的虛空。教會只有外面的那些東西，但神向教會所要的聖潔，公義，誠實，慈愛，信心，盼望，都早已宣告了破產。教會中的領袖爲虛榮服務，教會中的工人爲薪金傳道。大多數的教友加入教會若不是因爲別有希圖，便是隨聲附和。傳道人爲要多收教友好，增加教會的捐款和名冊上的人數，不惜大量的收容各色各式的人加入教會，並不詳細查考他們的信仰如何，生命如何，品德如何。在這種情形之下，教會中便充滿了虛偽，欺詐，謊言，假面，貪婪，私弊，傾軋，排擠，仇恨，嫉妬，結黨，分爭，淫亂，污穢，以及種種可憎可恥的事。世界上種種的罪惡教會中不但樣樣都有，而且還另外加上兩樣大罪，就是明知故犯和假冒爲善。許多不信的人就因爲看見教會中這一切的罪惡，不但不能信主，而且還褻瀆神的名。許多幼稚軟弱的信徒就因爲發現教會中這一切腐敗黑暗，以致絆跌仆倒，失去信心。主耶穌在世上的時候因爲看見聖殿中有賣牛羊鴿子的，和兌換銀錢的，便大發義怒，用繩子作鞭子把牛羊趕出殿去，又推翻兌換銀錢的人的桌子。如果他今日再來到教會中，我不知道他所發的怒氣比那時要加幾倍。

不用提一般的教友，只看看那些傳道人罷。好的固然不能說沒有，但大多數都是以傳道爲養生的工具。以瑪門代替了神。

看見財物便把信仰和真理完全丟在背後。爲得財物不惜說謊，不惜欺騙，不惜舞弊，不惜營私，爲得財物與同人爭吵兇毆，與親友法庭相見，不但不顧神，不顧信仰，不顧良心，就連臉面也不顧。在富貴的人面前脅肩諂笑，醜態百出，不惜奴顏婢膝，搖尾乞憐。每逢有一兩位在社會中有地位有金錢的人到教會裏來，那些傳道的人對他們所表現的態度真令人爲他們羞得面紅耳赤。但他們自己却在那裏得意洋洋。再看許多傳道的人奔走於貴人的門前，匍匐在富者的階下，諂媚官僚，巴結財主。甲有了錢財勢力就捧甲，乙得了地位尊榮就捧乙，丙上了臺再向丙獻殷勤，丁走了紅運再去高舉丁。近幾年來國內有一些貪污腐化到極點的官僚，只因爲他們有金錢勢力，又在教會裏受過一次洗，便被教會看作希世之珍，請他們作董事，請他們題字，請他們演講，向他們募捐。旁觀的人已經因此把教會看得一文不值，當事的人却以爲這是無上的光榮。傳道的人不顧節操廉恥到這種地步，焉能不使神受極大的羞辱呢？

我們常聽見不信的人稱傳道人爲「洋和尚」。我們認爲這種說法是污辱傳道人的話。但如果我們細細觀察一下許多傳道人的生活和工作，便覺得這種說法並不是毫無理由的。許多傳道人沒有奉神的差遣，沒有從神來的使命，不能大聲疾呼招呼犯罪的人離開他們的罪惡，叫他們逃避神的震怒，不能把福音傳給人，不能把人們心靈中所需要的東西分給他們，不能把人們從黑暗痛苦中提拔出來，不能使痛苦的人得解救，不能使傷心的人得安慰，不能把人們當走的正路指示他們，不能作衆人的導師，不能作羣羊的牧者，只是敷衍了事，主領幾次聚會，講一些不關痛癢的道理，到時候從教會支取一些月薪，來維持一家的溫飽。這與和尚們在佛堂裏敲敲木魚，宣宣佛號，從施主手中得些布施，到辦喪事的人家中念念經，超度一下「亡魂」以後取得一筆念經費去維持生活，有甚麼分別？如果傳道的人不能對人類對教會有真實的貢獻，只是藉着傳道去維持生活，這種人不但不能稱爲神的僕人，而且適足以稱爲社會中的蠹蟲。世界上有他們也不多甚麼，沒有他們也不少甚麼。我們希望這種傳道人快些辭去傳道的工，去找個職業作，還不失爲一個在世上有用處的人。如果他們再這樣弄下去，被不信的人稱爲「洋和尚」倒是小事，在神的面前要受神的斥責，那纔是一件嚴重的事呢。

在西國人主持的教會中另有一種可哭的現象。西國傳道人既掌握着經濟的全權，許多人便竭力迎合他們的心理，藉此好得一些好處。中國傳道人只要能討得西國傳道人的歡心，便不愁保不住自己的地盤。說來也真希奇，越是假冒爲善，口是心

非，擅長諂媚逢迎的小人，越能博得西國人的歡心。那些硬直忠實，不會逢迎，不屑於獻媚取憐的正人，最不易得西國人的任用。結果是甚麼呢？有品格有節操的人不是被排擠下去，便是潔身遠引。教會中所剩下的只是一些奸佞小人。他們一面在西國人面前曲意奉承，一面在信徒面前作威作福。這般人在教會裏面和教會外面已經弄得信用破產，人格掃地。正像社會中那些貪污的官吏一樣。但西國人却一意信任他們，倚重他們，看他們為最忠實的同工。若有人對西國人進些規勸提醒的話，西國人立時便說這個人是嫉妬他們，給他們說壞話。有些西國人受着這種小人的玩弄，到死都不醒悟。在我國內西國人主持的教會裏多數都有這種情形。

在教會中作領袖的人既是這樣腐敗邪惡，一般信徒們自然更難希望比他們好多少。這種情形不止幾處教會，不止幾個地方的教會，也不止幾個宗派，全國的教會中多數都是這種情形。我是從小就在教會的環境裏長起來的，又在教會的學校裏讀了十年書，我認識了北平各教會裏面不少的傳道人和教友，我更知道北平各教會的情形。從我在二十多年前開始到各地教會中去作工以後，我更看見了全國各處教會的情形。如果我把我所見所聞各處教會裏的醜惡的事實記述下來，可以印成一本小書。在神面前我不敢說一點謊言。這些情形不用說一個敬畏神的人看下去，就連不信主的人當中那些比較有品格有道德的人看見也會疾首痛心的。教會在世上的見證是這樣不良，我們怎能希望福音廣傳開呢？

教會腐敗到這種地步，原因固然不止一個，但最大的一個原因還是教會中有許多未曾信主的人被接納進來。以我這二十多年在全國各處詳細查考的結果，我敢確實的說全國的「基督徒」中真實悔改信主得了生命的人決沒有一半。如果能有一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我就覺得已經不少了。當然這是一個平均的數目。有些教會的根基立得好，傳道的人也忠心，這種教會中真實信主的分子自然就比較多。若是教會的根基立得不好，傳道人不忠心，那個教會裏的假信徒自然就特別多。說起來真可嘆，有些教會裏面雖然有許多教友，但真實信主有生命的信徒少得令人不能相信。我說的並不是推測的話，乃是我多次親自調查過的。這種教會根本就不不是教會，不過是偽善份子的集團罷了。這種教會不可救藥，屬神的人只有從其中出來。

我們若詳細分析一下各處基督徒加入教會的動機和經過，便知道內容複雜得很。福音傳開了，各地都有少數因聽道受感悔改信主的人，但同時還有更多的人因為別的動機而加入教會。其中有些人是為希望得着金錢的濟助，或其他物質方面

的好處。有些人是爲在教會或教會附設的事業裏謀得飯碗，或是爲要保持自己在教會中已經獲得的地盤。有些人是爲要讓信主的異性人結婚。有些人是爲要討信主的上司或主人的歡心。有些人是爲要作教會中的買賣。有些人是爲要敷衍信主的親友的面子。有些人是爲要獲得教會裏的資助好去讀書。有些人是爲要託信主的親友尋覓職業。有些人是爲要從基督徒得些賙濟。有些人是爲要在教會裏交朋友，出出風頭，在歌詩班裏唱唱詩，在聖樂隊裏奏奏樂。還有些人是因爲順從父母的命令，雖然自己不信，但不願意違背雙親的心意。還有些人在無知無識還作小孩子的時候就被父母抱到禮拜堂裏受了洗。另有一些人簡直不知道自己怎樣加入了教會。平常我們聽見人說全國有幾十萬基督徒，上文所說的這種種的人實在佔了大多數。調查表裏的數目只是在教會裏受洗和受浸的人的數目，並不是基督徒的數目。只有真心悔改信主耶穌得了新生命的，人纔是真基督徒，其他加入教會的人只好稱爲「教友」而已。除了神以外，沒有人能知道全國有多少基督徒，不但準確的數目沒有人知道，就連大概的數目也沒有人知道。因爲有這種情形，所以我們今日不需要對教會外面的人傳福音，領他們信主。我們照樣需要對教會裏面的許多人傳福音，領他們信主。對教會外面的人傳福音怎樣常遭遇反對和逼迫，對教會裏面的人傳福音也照樣會常遭遇反對和逼迫。

許多人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爲加入了教會的人都是基督徒，不過有熱心與不熱心的分別而已。其實主要的分別還是熱心與不熱心，乃是真信了主沒有。不熱心的信徒還有辦法，至於那些根本未曾信主的「教友」，如果他們不肯悔改信主，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這些人不熱心也許害處還小一些，如果他們未曾真實悔改信主，却發了熱心，那一定會演出許多可怕的現象，使教會腐敗的速度加高一些。如果這種人再作了教會的領袖，再擔負了傳道的工作，他們一定成了假先知假師傅，混亂了神的福音，毀壞了整個的教會，使神的名受了極大的羞辱。今日中國的教會就是如此。（其實全世界的教會又何嘗不如此，不過我們處在中國只論中國的教會而已。）因此我認爲許多「教友」和「傳道人」需要和不信主的人同樣的認罪悔改，信靠基督。只有這樣作，教會的前途纔有希望，教會的景況纔能改善。但這種辦法正是許多「傳道人」和「教友」所不能接受的。他們認爲說這話是污辱他們，誹謗他們。他們不但不悔改，而且根本不承認他們的罪。他們說他們在「受洗入教」的時候就已經信了主。他們說他們沒有犯甚麼罪。縱使你指出他們的罪惡來，他們也會像掃羅那樣遮蓋掩飾，往別人身上推諉。

如果教會的領袖是這種人，你便不用希望這個教會再能改善，就只有離開那裏了。

今日許多離經叛道的教訓流行在教會中，主要的理由也在這裏。教會中既然有許多不信主的傳道人，他們還有甚麼道可傳呢？愚笨一些的只好傳一些他們自己所不信的真理，聰明一些的便把聖經中許多的真理和事實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去曲解謬講。他們說神不過是宇宙中的大智慧，大能力，是世界上的真善美；耶穌不過是世界上最完美最高尚最理想的人物；耶穌所行的奇事不過是門徒在他死後為要將他的道理傳開不得不假設的一些記載；耶穌的死乃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最高表現；耶穌的復活乃是他的「精神不死，威力常存」；耶穌再來掌權乃是象徵着普世上的人類都信服了他；天國降臨乃是我們在地上用基督的教訓來建設理想的社會。他們當中最狡猾的人把信徒所信仰的聖經真理和這些曲解聖經的說法都學上一套，見了真信主的人便講前者，見了假信和不信的人便講後者。因為教會中有許多不信主的「教友」和「傳道人」，所以纔產出這種背道的教訓，因為有這種背道的教訓，不信主的「教友」也就越發增加。在這種情形之下，教會腐化的速度便一日比一日增加了。

教會既充滿了罪惡，又加上這種背道的教訓，我的責任便更加重了。一方面要攻擊罪惡，一方面還要攻擊這種背道的教訓。攻擊後者要惹起撒都該式的「不信派」的反對，攻擊前者要招來法利賽式的「偽善派」的惡感。「不信派」說我「迷信」，那些「偽善派」又說我「罵人」。因此我便成為這些人的箭靶子了。我不怪他們與我反對，因為我先與他們反對，正如耶利米「與猶大的君王、首領、祭司，並地上的衆民反對」一樣。但我一點不因此畏懼退縮，因為神對耶利米所說的話安慰了我，也堅固了我。他說：「他們要攻擊你，却不能勝你，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

當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間，我在家中一面作勞苦的工作，一面讀聖經的時候，我並不知道神要怎樣用我為他工作。那幾年間雖然也曾有幾次到外面幾處教會作了一點工，都不過是很短的一個時期，以後仍退到家中來學習。我沒有想到會被邀到各省教會中去工作，我也沒有想到要建立一个會堂。我更沒有甚麼一定的工作計畫。那時我只是認為應當殷勤忠心作那些擺在前面的小本分而已。那時我明白了一個真理：「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路十六章十節）因此我在家中無論作甚麼卑微的工作，我都竭力作得盡美盡善。我打掃屋子的時候總要打

掃得十分乾淨，不容屋子裏再有絲毫的塵垢。我作飯的時候總要作得十分可口，不容菜飯有一點滋味失調。我洗濯盤碗衣服的時候總要洗得十分清潔，不容上面再遺留少許的污漬。寫一封信總要寫得整整齊齊，小而至於貼一枚郵票，也要貼得端端正正。那時我並沒有要作大工的希望。（在我十四歲到二十歲的時期曾有過，但在二十一至二十四歲之間，這種高大的心志已經完全被神消除了。）我也不知道將來神有甚麼工作要交託我。出乎我意料之外，一九二五年的一年內，工作的門竟大大敞開，北京的工作在一個短時期中發展到應接不暇，不久外面又敞開了工作的門。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一九二五年一月和二月上旬，在我家中每週有兩次聚會。一次在星期三，一次在星期六。每次聚會多的時候到十個人，少的时候到兩個人。二月十日我被一位姊妹邀到全城各教會婦女聯合會去講道。那個會是每月一次，輪流在各會堂開會。那次輪到鼓樓西長老會到會的人有幾十位。我那天講的是約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八節真葡萄樹的比喻。會畢有一位容貌快樂和善的老太太到前面來同我談話，訊問我的姓名住址，又問我在那一個教會講道。我回答她說我在自己家裏講道。她述說她今天聽我講道很受感動，知道我是神所召選的人。及至她聽說我是王子厚大夫的兒子，她說她認識我的父親，不過在拳匪亂後她再沒有聽說我們全家的消息。她說她非常快樂，今日能見着我。這位老太太就是潘維周夫人鄭素英女士。那時候北京各教會的領袖們多數都看我是一個神經不太正常的人，惟有她獨具隻眼，認識我是神所特選的人，這給我帶來了無限的安慰和勉勵。從這時起她時常向她所認識的信徒介紹我，她既是全城各教會所欽佩仰望的人，當然她的介紹很有力量。從那時我家中聚會的人就逐漸增加。二月中下旬增到十三四個人。三月初增到二十幾個人。我所住的一間半小房子已經感覺狹小。那時潘老太太又邀我每星期五在她家中開會一次，那個會是從三月六日起始的。四月初參加我們聚會的一位于老太太提議，說她家中有寬闊的房屋可以容納多人，邀我每隔一週星期日下午在她家中講道一次。我答應了。第一次的會是在四月五日開的，到會的有七十多人。她家的會一共開了四次，每次到會的人都擁擠得很。那時本市有好幾處教會也邀我講道，平均差不多每日都有聚會。我那時在城內各處奔跑頗覺勞乏。四月二十四日有幾位聖徒送給我一輛腳踏車，這給了我極大的幫助和便利，使我可以節省體力又節省時間。五月下旬因為將有南京之行，於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兩天在潘宅開兩次特會，第一次到會的人將近一百，次日超過一百人。五月二十七日離北京南下往南京。

這裏我敘述一下赴南京的動機與經過。在一九二三年我開始訂閱南京出版的靈光報。一九二五年開始在該報投稿，並且與該報負責的兩位聖徒通信。在一九二一和一九二二兩年間，我的心非常火熱，同時也自視很高。那時似乎覺得國內信主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比我更熱心愛主，更明白真理。及至讀了靈光報以後，纔知道國內還有其他熱心愛主的信徒，以前狹窄的心胸纔開始擴大，這也是因為在北京各教會中很難得遇見三兩個敬虔的聖徒的緣故。從一九二四年我的心中就希望有一天能到南京，與這幾位同心的聖徒相聚幾天，有一些屬靈的交通。一九二五年的春季把這意思寫給南京的兩位聖徒，承他們來信歡迎我去。因此在五月二十七日的早晨搭乘京浦通車南下，次日晚十時到浦口，過江，十一時乘了一輛馬車進南京城。當我坐在馬車中的時候，我忽然感覺自己好像一個幼稚的孩童，到這裏來不是要作甚麼工，乃是要多受神的教訓和造就。

到了南京以後在幾天之內見到了好幾位久想晤面的聖徒，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和勉勵，同時也被邀在兩處禮拜堂和兩個學校講道多次。六月一日在一個聚會中因為我不肯有一點敷衍模糊，一定要十分真誠的表示自己的信仰，遭遇一位信徒的誤會和攻擊，因此又引起其他聖徒的誤會，使我的心中受了極重的打擊，當時真感覺痛苦到極點。以後纔明白這件事實在是神特別的恩典，因為一個青年人剛一出來作工的時候，如果一切的事都是順利亨通，遭遇不到打擊和患難，他便會驕傲狂妄，自高自大，而且把一切的事都看得十分容易，再不知道天有多麼高，地有多麼厚，沒有多久他便會陷在魔鬼的網羅裏，從一個很高的地步跌落下來，直跌得頭破血出，骨斷筋折。我到南京以後很受到一些聖徒的重看尊敬，不知不覺心志就有些高大起來。正在這時候神就藉着別人的誤會重重的擊打了我一下。如果沒有那一下的打擊，一直就那樣下去，真難設想後來會墮落到甚麼地步了。我真感謝神，因為他選召我也修理我，使用我也管教我。「耶和華阿，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訓的人是有福的。」（詩九十四篇十二節）

在南京一共停留了十四天。因為從南京到杭州不過只有一天的路程，又因為我從作學生的時候就常聽說杭州西湖的風景是多麼美麗，因此想趁便到杭州遊覽一下。在離南京以前有一位信主的姊妹託我中途在滬杭路上的嘉興下車小住，以便與她那不信主的丈夫談話，我答應了，因此豫備先到嘉興，後到杭州。六月十二日上午七時四十分乘滬寧路車東行，第一次在江南旅行，沿途美麗的風景，使人心曠神怡。下午四時十幾分到了上海北站。我買的是南京嘉興的通票，因此出了這個站臺

便直奔那個站臺。不料因爲南京來的車誤了十幾分，及至我走進那個站臺，由上海到嘉興的滬杭路區間車已經開行。我那時沒有多少乘車的經驗，不知道火車開行了是不能被旅客喊住的，又因爲情形緊急，心中焦急，也顧不得思想，便一面自己扛着行李追趕火車，一面大喊「站住，站住。」說也奇怪，那位站長看見我這種情形，竟把手中的紅旗一揮，火車就慢慢的停下來，站長對我喊着說，「快上，快上。」我就一躍跳上了火車。到今日想起來還覺得好笑。火車開動以後是決不會爲遲到的客人停下的。如果今日我遇見這種情形，我決不對已經開動了的火車喊「站住。」當然我也決不能上車。我想我們在神面前禱告也是這樣。我們信，我們求，連那些不可能的事也能成就。但我們不敢信不敢求的時候，便總不能得着了。

那天下午七時到了嘉興，在那裏住了三天。十六日離了嘉興乘火車往杭州去。先去看一位信主的弟兄。本想到旅舍小住幾日，承他挽留我住在他那裏。次日往遊西湖。二十二日去拜訪一位主內的長者李靜謙女士。承她介紹會見了天水橋禮拜堂的牧師劉德森先生夫婦。六月二十六日，劉先生來看我，邀我到他的禮拜堂講道，我允諾了，便在二十八日到那裏領午前和午後的聚會。會畢那裏的一些信徒約我接連開幾天會。因此次日又去講道。會畢劉先生約我移到他家中小住。三十日移去，又接連講道三天。七月三日再往嘉興，在那裏講道十天。七月十四日由嘉興往上海，豫備往福州去看一位通信許久尙未晤面的弟兄。不料在旅舍中竟患起病來，在極痛苦當中想到北上返京路途太遠，病體恐不能支持。忽然想到杭州劉先生夫婦以前待我是那樣和善慈愛，不如趕快回杭州去，因此便在十七日乘滬杭車回到杭州。到杭以後過了幾天病痊愈了，自二十二日起至八月二日在天水橋禮拜堂講道十二天。八月六日離杭至上海小住，十五日乘寧興輪往福州，這是我第一次乘海輪旅行。十七日到羅星塔，住四日，在福州住一日，二十二日搭乘原輪北返，二十四日到上海。二十八日離上海經鎮江，改乘內河小輪北上往淮安，應該處教會的邀請前往講道。次日到淮安。自三十日至九月七日共開會九天。九月七日午乘小輪返鎮江，過南京，乘津浦路車北上。十一日到德州小住三天。十四日乘車返北京。這次外出共三個月又十八天。

回到北京的第六天得杭州的信邀我在十月間到杭領一週各教會的聯合大會，經過兩日的禱告，復函允諾十月十八日在杭聚會。自二十三日始恢復北京三處的家庭聚會。每週三次，星期三在我家中，星期五在潘家，星期日在于家。本打算在十月十五日南下赴杭，但那時候因爲江浙二省發生戰事，北京到杭州的鐵路已不通車，無法南下。二十一日起家庭聚會再開。二十

四日一位相識的人勸我乘海輪南下，我接受了他的建議，於二十七日赴天津，次日乘新銘輪南下，三十一日到上海，隨即乘晚車赴杭。自十一月四日起在信一堂開全城各教會聯合聚會七天。十二日起在崇德縣工作三天。十六日起赴嘉興工作六天。二十五日返杭州。二十七日起在馮氏女校講道九天。十二月七日起赴諸暨，自九日起在諸暨講道八天。十七日離諸暨，次日返抵杭州。從那日到年終都在杭州停留。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應常州兩個教會的邀請，在那裏開會共十三天。自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在蘇州監理會女傳道會講道五天。二十日往上海，在聖保羅堂與天安堂講道共十天。二月八日返杭州小住半月。二月二十三日赴上海，應滬北堂的邀請，自二十四日在美華書館禮拜堂講道十七天。三月十三日返杭州，小作休息。十八日離杭往南京工作。自二十一日至四月四日對南京各教會信徒講道半月，除每日兩次聚會以外，又應幾個學校的邀請，每日上午前往講道。身體過於疲勞，末後幾天，力量不足，胸部作痛，最後一天病轉重，竟不能領末後一次的聚會。四月五日被一位老年的聖徒接到家中休息了幾天。十二日離南京過上海，返杭州小住半月。二十九日到滬，豫備北上，因為津浦路已經久不通車。五月四日搭華山丸輪船北上。六日船泊青島，遊青島名勝。八日下午到天津，十日返抵北京。此次外出共六個月又十四天。

從五月十日回到家中以後，再開家庭聚會，每星期六在我家中聚會，每星期五與星期日在潘家聚會。只開了十一次會，因為早已經應許六月間到紹興去開會，因此在六月初又南下了。

六月一日離北京到天津。三日乘通州輪南下，六日到上海，當晚赴杭州。八日乘汽車赴紹興。自九日起在內地會與聖公會講道共十二天。二十一日上午遊大禹陵，下午啓行回杭州。二十二日往松江，工作兩天，次日往上海，自二十三日至三十日在內地會講道八天。七月二日返杭州。自七月七日至十六日在天水橋堂夏令會中講道十天。二十一日應一位聖徒的邀請，離杭州往莫干山小住十八天。在山寫成基督的新婦一本書。八月九日下山返杭州，十日離杭往江陰。自十一日至十八日在江陰講道。二十日離江陰到常州小住六日。二十六日到上海，二十七日返杭，小住九天。九月六日往上海，在開北堂講道十六天，以後又在幾處會堂與一個學校講道，並寫成受苦有益一本小書。十月五日由上海返杭州，在杭住二十天，在幾處禮拜堂和學校工作。十月二十七日往蘇州，在兩處學校講道七天。十一月三日離蘇州到上海，在三處禮拜堂講道若干次。十六日往嘉興工作五天。

二十二日返杭。二十四日在杭州與劉德森先生的次女景文女士訂婚。二十五日往常州工作七天。十二月三日到上海，四日返杭州。十三日離杭往蘇州，在浸會堂講道七天。二十一日返上海，二十三日離滬，乘滬寧車過南京，換乘津浦車北上，二十七日回到北京。這次外出一共六個月又二十六天。

一九二五與一九二六年共三次在江浙工作。時間都相當長久。因為那時候北京還沒有固定的工作。幾處家庭聚會都是當我回來便開會，當我出門便停止。靈食季刊也尚未出版。家庭中的情形也不妨礙我的遠行。母親方過六十歲，身體健好。姐姐在一個學校教書。從一九二五年九月起有幾位聖徒為我家中僱用了一個女僕代替我服侍母親。這一切情形都使我可以放心在外面工作。及至一九二七年出版了靈食季刊，我便不再能太久停留在外面。到了一九三〇年的秋天，北平的聚會改為永久性的以後，北平的工作更增多也更重要，我每年出外的時候就不容易超過半年了。

一九二五與一九二六年三次江南的停留，除了工作以外，也學習了許多。我幼年的時候沒有受過良好的家庭和學校教育。信主以後靠着神的恩典在品德上雖然略有進步，但在處世作人上知道的事情却實在很少。旅行的時候住在旅舍，被邀請開會的時候受教會的招待，大多數是住在聖徒家中。會見各種不同的人，遇見各種不同的難題。許多的時候真不知道怎樣應付。因此常常覺得無所措手足。幸蒙神的恩典使我處處學習，事事留心。一年半之間在各方面總算有少許的進步。就是根據這種學習來的經驗，後來寫成了那一冊「信徒處世常識」。因此這一年多的時間實在是少半作工，多半學習。感謝神，他教導我學習了許多寶貴的功課，不但自己得了好處，也能幫助許多別的人。

比這個更重要的是在真道上有進步。我在家中一面作工一面讀聖經的時候，只是注意查考聖經中每卷每章中的話語。有的時候遇見一兩節不能明白的經文，一時得不着解釋，心中便感到很大的苦悶，甚至因此再不能往下讀。我那時認為將來為神作工必須明白全部聖經，必須會講解全部聖經，因此特別注重聖經中的知識。及至開始作工以後，我看見了羣衆的需要，也看見了教會的情形，更看見了許多傳道的人所分給羣衆的並不是他們所需要的，我的思想便逐漸在那裏變化。我漸漸了解羣衆最需要的並不是聖經中的知識，乃是需要藉着神的話發生信心，以後再藉着神的話活出聖潔敬虔像基督的那種生活來。如果這兩件事不能作到，縱使講道的人把全部聖經都講得清清楚楚，聽道的人也把全部聖經都聽得明明白白，也不

過是造就出來一羣法利賽式的基督徒而已。我那時開始明白一個合用的傳道人必須先在聖經上立下堅固的基礎。追求一種敬虔聖潔的生活，以後再用心讀書，讀人，多知道世上一切的罪惡不義，多明白人心的詭詐邪惡，多了解人類的痛苦與需要，多查考社會中的世故和人情，多留意宇宙間種種的現象並事物。這樣他纔能隨時隨地照着人們的需要給他們每一個人最適宜的幫助。有了這種覺悟以後，我便多注重講到世界上和教會中的罪惡，多注重講到向神悔改信靠耶穌，也多注重講到基督徒的生活。我清楚看明白了一個基督徒無論怎樣熱心祈禱，用工讀經，也無論怎樣殷勤聚會，奔跑傳道，如果他不能活出像基督的生活來，他不但不能榮耀神，而且還要使神受羞辱。我感謝神，他使我看見許多信徒確是因着領受這些生活中的教訓在生活中有了進步。

當我二十一歲在家中開始受磨煉讀聖經的時候，我一度把許多的書都捆起來豫備焚燒。那時我認為除了聖經以外甚麼書都不必讀。過了些時候我感覺到有些與信徒的信仰和德行有益處的書可以讀。及至我開始到各地作工的時候，我纔感覺到若想要幫助人，領導人，必須先知道他們的需要，知道他們的背景，知道他們的苦痛，知道如何幫助他們解決人生的一切的難題。要明白這一切的事，實在不止需要多讀書，還需要明白各樣的事，也需要認識各樣的人。因此我便提倡「讀書，讀事，讀人」。所以我這二十多年來總是存着一個學習的心去作工。直到今天，我還覺得不明白的事太多，應當學習的事太多。我從來沒有入過人所立的神學院，但我却一直在神所立的神學院中學習，到現在還未曾畢業。我上面說，作工的頭兩年是一面學習，一面作工，實際上直到今日還是半學習，半作工，不過頭兩年所學習的特別多些就是了。

我們爲甚麼這樣軟弱（譯）

（待續）

每一個基督徒都應當成爲基督的一個使徒，並且在他所行的一切路途上留下一種光榮的記錄，記載他曾幫助許多人蒙了福。但我們中間有多少人是在這樣呢？我們的人生總是富有權柄麼？我們總能勝過試探麼？我們的人生中是否常常湧出生命，使我們所接觸的人蒙福呢？我們在這些事上豈不常常失敗麼？我們豈不是常在一段很長的歲月末了到主的面前爲我們的失敗悲嘆，並問我們的主爲甚麼我們不能去作我們所當作的那些事麼？我們是否知道他所給我們的回答是甚麼？「因爲你們的信心太小。」

得勝 (續)

Mrs. Elizabeth K. Churchill 原著
石 天 民 譯

「誰留意那些艱苦呢？我決不願意照你所說的那樣作。我不忍得設想叫你去作工，我却到學校裏度那安適的生活。容我去作工罷。我要負你一切的責任。讓我去學一種買賣，或是別種事業。我實在願意這樣作。」當嘉德說這些話的時候，他那戰抖着的嘴唇顯明了他因為放棄了他那求學的心願感到極大的痛苦，因為他許多的希望都是放在這件事上的。

「弟弟，斷不可這樣作。我知道你願意為減輕我的負擔甘心作任何犧牲。但我盼望不需要你這樣作。最好還是充實你自己，使你將來有大用處。你將來也許需要照顧納德和我，你現在必須學習將來如何不費力便能作成這事。我看我所有和我所得的錢都像你的一樣。你知道我需要作姐姐，也需要作母親。」

嘉德很熱情的回答說：「姐姐，你實在是世上最優美最親愛的。我們雖然有這一切的計畫，但母親却再不能幫助我們，安慰我們。有時候我真覺得忍受不住，我必須再看見她。」

路德擦着眼淚說：「這實在是難忍受的，我常希奇那些不愛神也不仰望神的援助和引導的人怎樣經過試煉和愁苦而生活。你知道母親所最喜歡的那一首詩歌。」

嘉德說：「姐姐，給我們念一念罷。」當路德用柔和的聲音念誦的時候，他們都感覺得了安慰，也都靜默了下來。

「爲了母親的緣故我總要愛那首詩，」過了片刻的工夫嘉德這樣說，「但這首詩的本身也是很佳美的。」

「是的，」路德說，「不過只有那些經過苦難的人纔學會了怎樣住在基督裏。那正是我們需要作的。」

「哥哥要到那裏去上學呢？」納德這樣問。

「離羅福敦不遠，將來我們要到那裏去居住；大約有二十英里路；安慕思先生要盡力在那裏爲他找到一個地方。他認爲那是一個很好的學校。我猜你必是想到他不同你在一處的時候要怎樣辦。」

納德用低微悲傷的聲音回答說：「是的。」

路德把他抱在懷中，將頭伏在他的肩上，用極柔和的聲音說：「弟弟，你還記得在多時以前哥哥和姐姐所談論的關於得勝的事麼？」

「是的，姐姐。」

「親愛的，那麼現在輪到你得勝的時候了。我要竭力使你的生活覺得愉快，但有時你必定感覺孤單。你將失去這可愛的家，你所喜愛遊戲的地方，啼叫的鳥兒，好玩的松鼠，以及其他許多東西——在這一切之外，還要失去你親愛的哥哥；但我知道你必作一個勇敢忍耐的孩子，盡力幫助姐姐。我們可再建立一個家，好住在一起，你不這樣作麼，親愛的？」

「我要試着這樣作。」小納德回答說，「但我不喜歡每個人立刻都離去；我想到獨自一人在家裏就覺得懼怕。」

「不完全是你獨自一人在家裏，親愛的；只有白天我不同你在一處，我要看顧你；總不要害怕；在晚間的時候，我想要同你在一處。你會受過基督的教導，你知道如何耐心忍受悲傷不幸的事，因為這樣作是合宜的。我們要背着十字架跟隨在基督的後面。你在幼小的時候就被召這樣作；但那喜愛兒童的救主必要幫助你作善良勇敢的孩子。他知道你的心是何等柔嫩，你若敬愛投靠他，他必多多安慰你；並且你必要得勝。當我們到他那裏去的時候，或許他要告訴我們，爲甚麼我們在今生有這樣多的苦難。」

「我想，」納德說，「我願意現今就到主那裏去，並且看見我的媽媽。」

「是的，我們都願意現在就去，但我們還沒有準備好。當我們學好並且作好神要我們學習要我們作的事以後，我們要去見他，但我們必須情願等候。遲延的日子越久，回到家中的時候就越覺得甘美。」

「需要等候！」不知有多少經過傷痛的心響應小納德的呼喊說，我願意現在就去。站在我們的死者的旁邊，那離開我們的人或許是我們心中的喜樂，是我們的眼所愛的，是我們的一切，我們呼喊說，「差我去；我願隨着我所愛的人到遠方去。」只有孤單和黑暗；但在黑暗以上却有明亮的光輝，悅耳的音樂，和微小的聲音，這微小的聲音達到我們憂傷的心中說，「平安，靜默，等候，盼望，信靠，忍受白日的炎熱和重擔，一到晚上便有光明。」

「甚麼時候我們要搬家呢？」嘉德問道。

「約在一個月左右，」路德回答說，「我需要用許多工夫做衣服，並安排各樣的事；以後我們要向前追求我們的命運和生平大事。在兒童時代我有一個願望，將來要追隨我所羨慕的那些女英雄們的腳蹤；現在我的願望將要得着滿足，但實際的

光景並不是照我在平安穩妥的時候從遠處所望見的那樣愉快。露水已經降下；我們必須進屋裏去。」（待續）

背負十字架（譯）

如果你歡喜快樂着背負十字架，牠便要背着，並要把你領到你所渴慕的地方，那裏再沒有痛苦愁煩。如果你不甘心背着你的十字架，你就把牠變成你自己的一個重擔，同時你還是必須背着牠。如果你拋棄一個十字架，毫無可疑的你還要遇到另外的一個，也許比以前的那一個更加沉重。

你能逃避任何人不能逃避的苦楚麼？世界上那一個聖徒沒有十字架和苦難呢？就連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在地上的時候也沒有一個時候沒有苦楚。主耶穌說，他必須受苦，以後從死人裏復活，末了進入他的榮耀。（路廿四章廿六節）我們的主所走的路是十字架的路，你還想另找一條路麼？基督的一生就是背十字架，忍受苦難，你還要為自己尋求安息和福樂麼？一個聖徒在靈裏越上升，他的十字架也越沉重，因為他的愛心增長，他在地上受的苦難也越加多。

零金碎玉

處平常的境遇要像處非常的境遇那樣戰兢恐懼，處非常的境遇要像處平常的境遇那樣鎮靜安穩。

無論世界上的事態怎樣改變，無論與我們接觸的人怎樣改變，無論我們所處的環境怎樣改變，我們的神永不改變，因此我們的信仰、心志、態度、道路，也不改變，這就叫「以不變應萬變」。

編者的消息

當上期靈食付印的時候，北平近郊已經發生戰事，對外的交通斷絕，所以靈食出版後竟不能寄發。在戰事期中許多人都戰兢恐懼，聖徒中也有不少入驚惶疑慮。感謝神，他使我能在那樣的一個時期中為他的名服事眾聖徒，給他們帶來些安慰和勉勵。一月三十一日到二月六日在基督徒會堂開春季佈道會七天。三個月來這裏的工作都照常進行，每星期日的聚會到會的人仍是十分擁擠。二月中旬購得擴音器一具，坐在院中的人也可以很清楚的聽道了。這裏一切平安，眾聖徒都蒙神的保守。編者的工作仍是十分的忙碌。還需要各地聖徒的記念代禱。

一九四九，三，一五。

謹慎前行

Christian, Walk Carefully

Key: G Major, Time: 3/4

聖徒謹慎前行 危險在前 日夜當戒 心勿驕慢
 試誘網羅 遍佈內外 時刻警惕 勿為所惑

REFRAIN
 聖徒謹慎前行 聖徒謹慎前行 危險在前

謹慎前行

節一

聖徒謹慎前行 危險在前
 試誘網羅 遍佈內外
 聖徒謹慎前行

節二

聖徒歡樂前行 勿懼風雲
 未幾風暴 停息雲霧消散
 聖徒歡樂前行

節三

聖徒祈禱前行 謹防傾跌
 時刻微懼 祈禱著爾軍裝
 聖徒祈禱前行

節四

聖徒懷望前行 痛苦何傷
 必知主愛 奇妙生恩浩博
 聖徒懷望前行

日夜當戒 心勿驕慢
 試誘網羅 遍佈內外
 危險在前

危險在前

何慮風雲 敵空狂風怒號
 將與教主 永聚在彼聖輝
 勿懼風雲

若不呼求 救主恐是桃樹
 雖經試煉 患難仍享平安
 謹防傾跌

未幾患難 盡近安達大鄉
 說道忠僕 前來與我同樂
 痛苦何傷